

## 有一種溫暖來自自身

2013年8月17日，我不知道用什麼樣的語言來表達自己踏上這片土地時的心情，到底是喜悅終於擺脫中考的枷鎖還是無可奈何終於敵不過現實選擇來到一個新的環境求學了呢？

外面的世界會像「歌舞青春」那樣青春飛揚，活力四射嗎？我離開了養育我的土地，未來還會遇上什麼樣的「風險」呢？懷揣著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對外面世界揣測，我們踏上了未知的旅途……

我們乘著繁雜交錯的地鐵穿梭在這座城市迷宮隨著人群魚貫般湧出站口，提著沉重的行李箱毫無頭緒的拿著地址問路。對我們來說，周圍的一切都是新奇而特別的。巴士站旁乘客有序的排隊；打電話的路人捂嘴細語地說著；行人急步行走著。一路說說笑笑，不加修飾的我們和這一切顯得格格不入，隨即我們的談話也戛然而止。

一排排高聳的大廈矗立在道路的兩旁，我們小心的洞察這座被譽為亞洲購物中心的城市。各式各樣的食肆，品牌專賣店，大型的超級市場，新片上映的電影院，先進的電子產品店……真是目不暇接，不禁讓人對新環境的生活充滿了期待。

走到道路的分叉路口，過了紅綠燈。赫然，眼前的一切變了樣。一排排舊式樓房參差交錯，隔絕了外界的陽光，密密麻麻的窗口上挂著各種顏色的衣服。走近一看，老舊的樓房四周圍繞著樓房，樓房表面被侵蝕得十分嚴重仿佛是一位位長了老年斑的暮態龍鐘的老人一樣。昏暗的光綫下，密密麻麻的晾衣架上飛舞著洋洋灑灑的衣裳，冷氣不時地滴水。相比之下，這裏的環境竟讓人覺得壓迫和緊張。

而我們所謂的新家——爺爺的家，就是這兒。其實早有耳聞在這寸土寸金的城市，住房條件極其緊張，雖有心理準備，但心裏的落差還是挺大的。

我們搭乘電梯到了爺爺的家。對於我們來說爺爺的家和別人的家是一樣陌生。他們常年生活在香港，和我們並沒有太多往來。雖然奶奶十分熱情招待，但我和弟弟還是略顯拘束，慌張的向屋裏張望。房子雖不大，但卻被打理得井井有條。

隨後我們便坐下和爺爺奶奶傾談，但卻一度的尷尬的局面，就像是軍官審問犯罪嫌疑人般，我緊張得手心都出汗了，但卻又不得不畢恭畢敬的回答。想到以後就要和他們一起生活，我就覺得十分不習慣。

我并不喜歡這種寄人籬下的感覺。這種感覺讓人異常不自在，就像是到處都佈滿「天眼」一般，時時被人注視著沒有私人的空間。爺爺并不像奶奶那般慈祥和藹，他給人一種嚴肅的疏離感。他做事一眼一板，絲毫馬虎不得，仿佛眼裏容不得一粒沙塵。他對於我們一家似乎不太歡迎。他們習慣早起早睡；習慣早上晨練；習慣飲食清淡；習慣晚上準時看新聞聯播……我們的到來打破他們原有的寧靜而有規律的生活。

家裏忽然多了幾口人，本來就不大的房子更顯擁擠了。輪流盛飯；輪流吃飯；排隊上廁所……家裏因為生活瑣事產生分歧，大到生活上的開支，小到不經意的小習慣。一次次的家庭會議——爭執據理力爭，互相抱怨……

短短的一年時間，家裏就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開始的一起吃飯到分開吃飯后各自收拾碗筷，鎖上房門。親情最後也抵不過生活上的瑣事。後來也不記得是哪件小事引發家庭的口水戰。戰火肆虐后，家中一片狼藉，我和弟弟因為害怕面對家人們猩紅的怒火和永無休止的爭吵，就躲進自修室里寫作業。

我開始慌張，顯得不知所措。我所信賴，依靠的親人們在面對生活上的難題和壓力時，也顯得那樣脆弱，無助。他們的寬容和體諒漸漸被生活的壓力所消磨。他們也需要休息，放鬆吧！無盡的爭吵大概是他們發泄不滿的出口！

經過深思熟慮后，父母決定搬家。爸爸用十分平靜的語氣對我說：「我們打擾爺爺奶奶太久了。以後搬了家，爸爸媽媽都要上班，沒有時間照顧你和弟弟了。放學回來也沒有奶奶幫忙煮飯了，從現在開始你要學習煮飯和照顧弟弟。」我沉重的點點頭卻又輕輕的搖了搖頭。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到這些。但我卻迫切的希望自己能為他們分擔些什麼。

霎時我感覺自己身上的責任非常重大，恍如一夜成長。未來的路還很長，我們不能期待別人能在自己最需要的時候幫自己。因為我們必須明白沒有人是有義務去幫你的。而我們最終也搬家了，開始獨立的生活。是的，誰都不可以依賴誰生活，要自己學會獨立，堅強起來。在遇到寒冷時，你必須自己為自己添件衣裳去溫暖自己；在陷入黑暗連影子也棄你而去的時候，祇有燃起心中的火焰才能照亮前方的道路……

如果你心中有信仰；有追求；有團燃燒的火焰的話，那請在自己失望，沮喪的時候溫暖自己，勇敢的踏上未知的旅途吧！正如張月喬所說，「你若盛開，蝴蝶自來。」因為我們有勇氣，有熱忱，所以我們面向陽光，無懼悲傷！